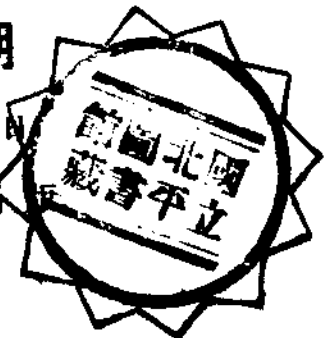


孔德校刊



第四一期

二十三年六月十日
北平孔德學校出版



目 錄

兒 童 自 由 畫

——幼稚園——

1. 李福亮

2. 柯是欽

3. 吳際順

4. 唐運龍

——一年級——

1. 許 蘭

2. 鄧靜宜

——二年級——

1. 賈庸生

——三年級——

1. 蘇錦珠

一年級——

- 金宗豐：喂羊……………3
李玉璽：喂羊……………3-4
李志和：捕蛙……………6
梁曾象：捕蛙……………6-7

二年級——

- 齊 炎：春天的花園……………8
董淑清：怎樣用我一雙手……………8-9
延 齡：給叔叔的信……………9
林應鼎：給父親的信……………10

三年級——

- 蘇錦珠：大雨中的街道……………11
郭曉梅：好讀書的學生……………12
秦亞妹：貓和狗……………13
王時霖：櫻桃……………14

四年級——

- 徐蘭華：雨夜……………15
孫華瑞：最可愛的人……………15-16

王興啓： 可愛的一個院子.....16-17

徐小美： 一個鉛筆頭..... 18

五年級——

嚴啓榜： 幼年的朋友.....19-20

強十洲： 柳樹下.....20-21

徐 榴： 靈.....21-22

六年級——

汪玉秀： 春雨中.....23-25

黃瑞賢： 老農的嘆息.....25-27

吳汝和： 秋姐的死.....27-28

七年級——

汪燕樺： 父親.....29-30

吳德柔： 肺病.....31-32

八年級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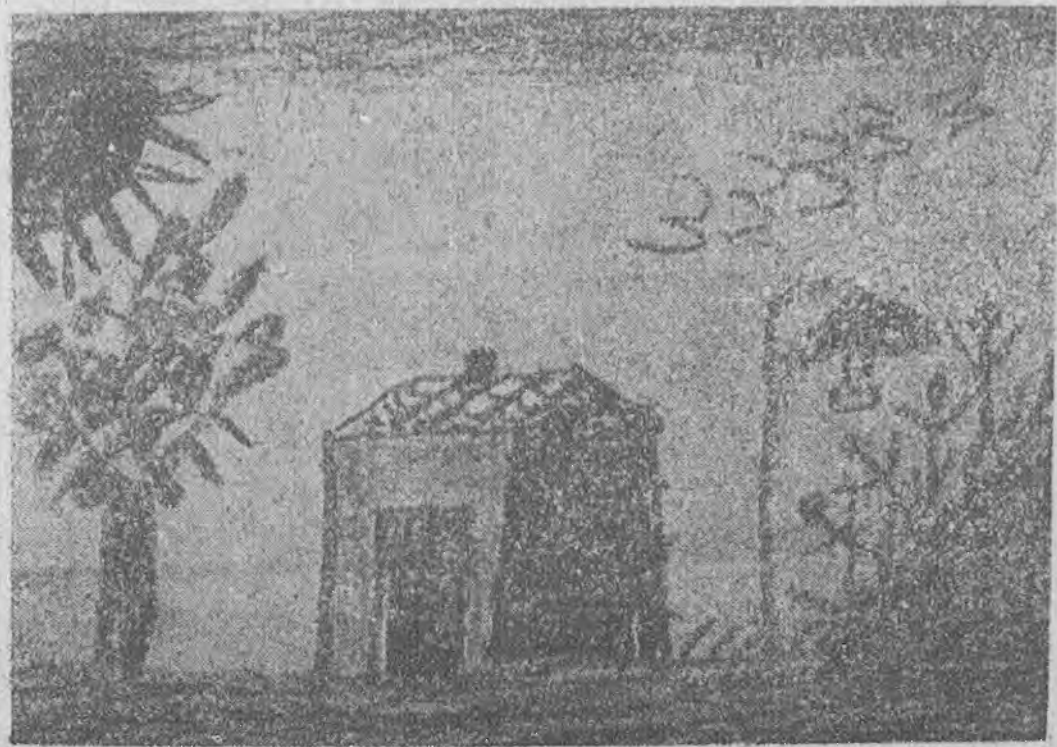
張迺芝： 夢.....33-34

文和新： 客房.....34-37



李福亮

幼稚園



柯是欽

幼稚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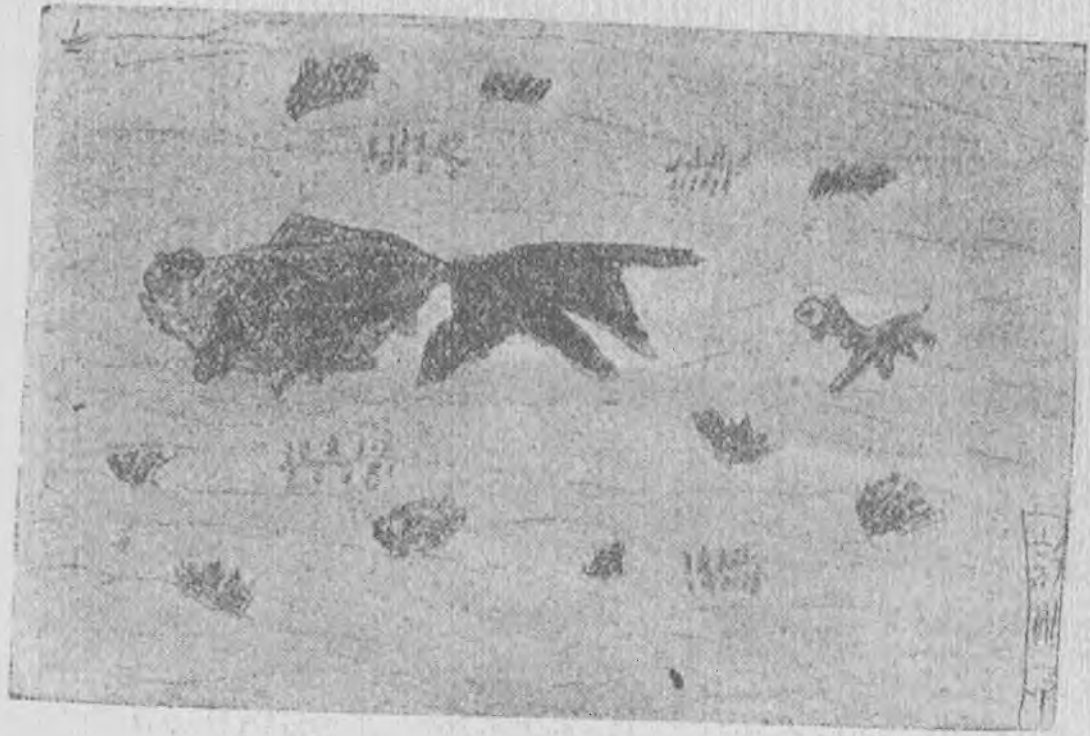
吳際順

幼稚園



唐連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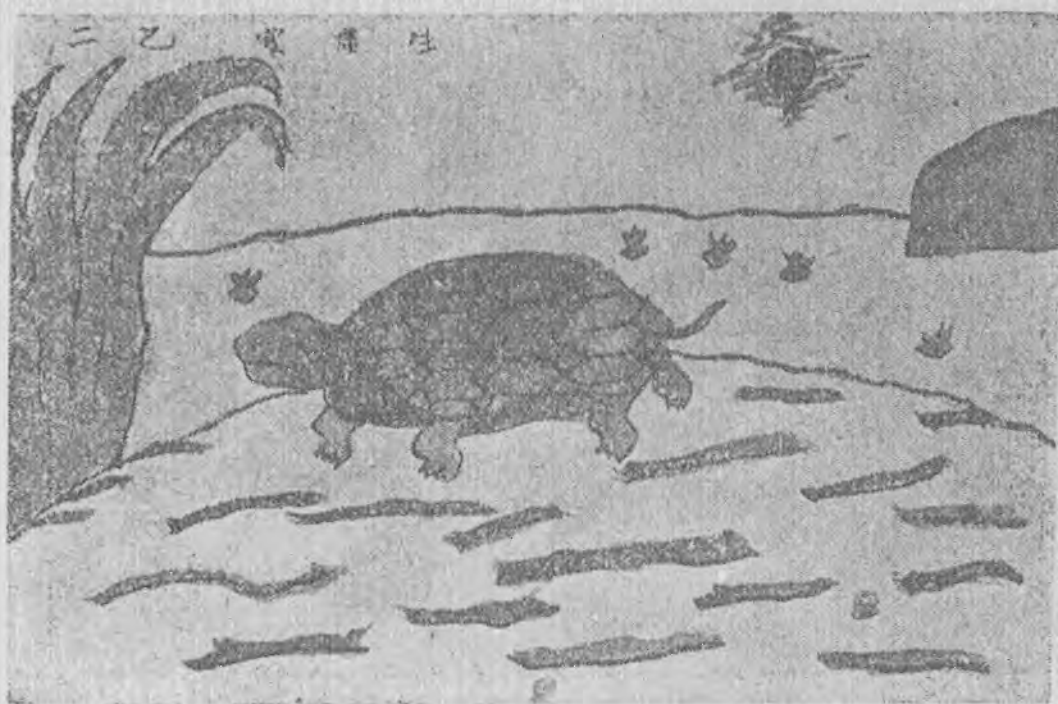
幼稚園



許 鵬 一 年 級



鄂 靜 宜 一 年 級



賈庸生

二年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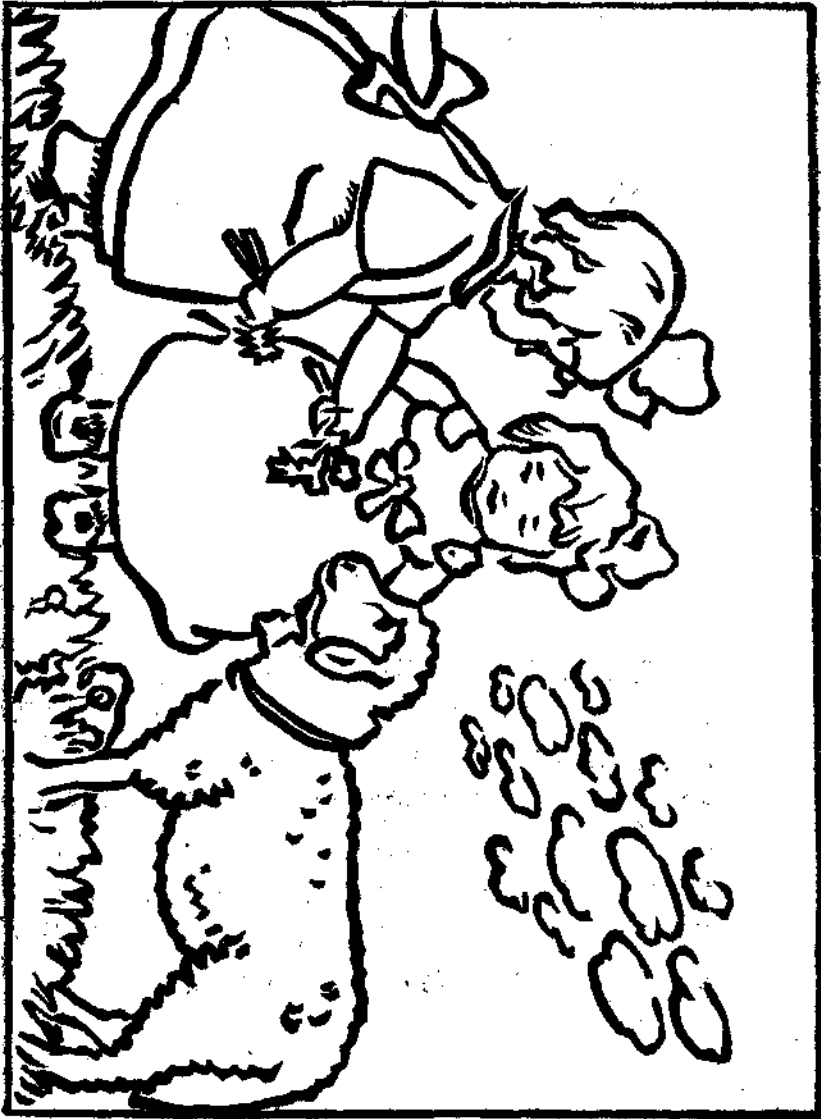


蘇錦珠

三年級

我們一年級的作文，是從本學期才開始。起初都是叫他們「自由發表」，但總感到學生無從下手，或內容散漫，所以我們才改用「看圖發表」的方法。這種方法就是每人給他一張圖畫，叫他描寫畫中的景物，及所引出的感情，而把描繪話化，故事化。這樣已有一定的目標和範圍，不致有從前的毛病，感情智識也得發揮，而不受束縛。這是我們頭一次試驗，結果似乎比從前好些。不過這只是初步學習的方法，不是可以長久應用的。

(編者誌)



羊

豕

喂 羊

金宗豐，一年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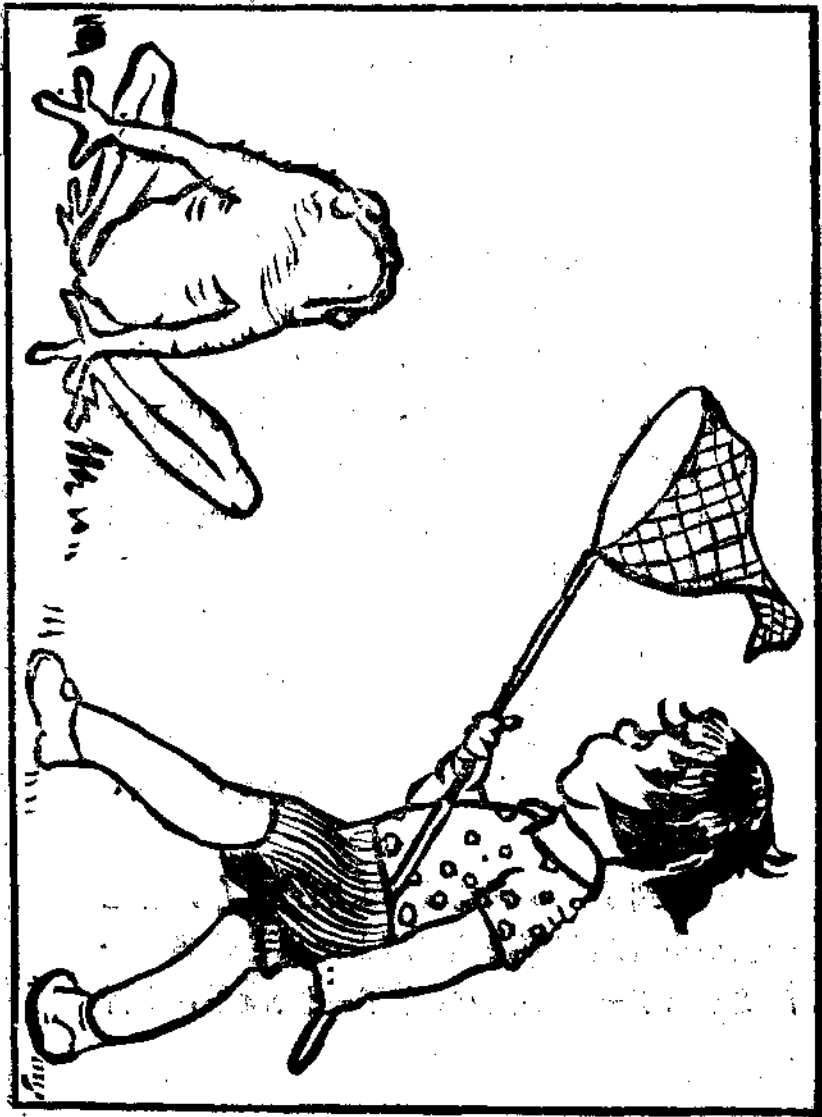
有兩個小孩子和一隻小白羊。小孩子心裡很喜歡，拿了兩朵花來 X 小羊吃。小羊要吃草，小羊 P X 愛吃草了。小羊說：我不吃紅的花，我不吃白的花，我要吃青的草呀！後來小孩子就找草給他吃，他吃的很高興。

喂 羊

李玉堂，一年級。

在一天，姐姐，妹妹和小羊到山地方去玩。小羊餓了，妹妹和姐姐就 X 他到青草地去吃草，妹妹看着小羊吃草，姐姐就到別地方去玩。她回來時候，就採了幾朵很好看的紅花和白花來，他看見了小羊，就拿那些花 X 小

羊吃；小羊不吃，小妹妹說：笨姐姐！小羊不要吃花，你爲什麼要X他呢？他是愛吃草的呀！姐姐大笑了。小羊也不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，只是**兀兀**地看著他們。



捕 蛙

捕 蛙

李志和，一年級。

有一個小朋友，他拿了一個叉子，到草地上去玩，看見一隻青蛙在那草地上叫着，那小朋友就輕輕地走過去，要捉青蛙。青蛙看見小朋友來了就逃，小朋友就用力的捉，捉了多時，捉着了小青蛙，小青蛙很可憐的樣子看着小朋友，好像是說：小朋友，你放了我吧！

捕 蛙

梁曾象，一年級。

夏天到了，我們到城外去捉蛙。看見一隻小小青蛙在河邊跳來跳去，很是快樂，忽然來了一個小朋友，拿了一個叉子，小青

蛙看見小朋友拿着 X 子，心裏很害怕，小
青蛙也不敢動，就看着頭，看小朋友的臉和
X 子。

春天的花園

齊 炎，二年級。

春天來到，花園裡邊開著鮮艷的花兒，有鳥兒飛來唱歌，有蜜蜂和蝴蝶在花裏邊採蜜，我們在院子裏做遊戲，在樹底下看花開聽鳥兒唱歌，看很美麗的流水，和小魚在水中遊來遊去，魚快活，我們更快活。這天氣很暖和，不冷不熱，我們玩得真舒服。

怎樣用我的一雙手

董淑清，二年級。

我有十個好寶貝，就是我的一雙手。下課的時候，玩秋千，打鳥飛，數數我們的快樂，那樣不是靠着我們的手。寫字，作文，記日記，他替我得了不少的好分數。穿衣服，幫助

媽媽作事，少了他一點都不成。小朋友們！你看我的手有用沒有用？將來打倒敵人我還要用我的拳頭。

給叔叔的信

延 齡 / 二年級 ·

八叔：

您好呀？我很想您，不知您在校中作何消遣？您的學校何日放暑假？放假的時候您回平嗎？我很希望您回來。不多談了。

敬祝

快樂！ 您的姪女齡，六月十九日。

給父親的信

林應鼎，二年級。

父親：

現在我要放暑假了，我很想您，您在那裏好媽？您幾天沒有來信了，您可以回來嗎？我十分的想您，我們都好好的讀書，就是四哥不肯讀書，他這一學期不能升班，所以媽媽很氣。敬祝

福安！

女兒應鼎，六月十九日。

大雨中的街道

蘇錫珠，三年級。

今天早晨，下着很大的雨，街上的人，差不多比平常減少了一半。街道上的水也有一二寸深。大街上的人個個都拿着傘。涼風不住的吹過，人人雖然都穿着很厚的衣服，但還在不住的抖。風本是春天的風了，可是，還是這般的冷！我走到東華門外看見一個賣報的小孩在這風雨裏叫喊着，看那樣子太可憐了！街道兩邊的樹木很綠，更因雨洗過，所以越發鮮美了。屋頂上的水也統統滴下來，流到水和泥的路上，更加不好走了。等到了學校的時候，雨仍舊下着。

好讀書的學生

郭曉梅，三年級。

從前有一個小孩子，名叫小桃，他是很愛念書的。可是他家很窮苦，還得他每天出去賣菜。不久，賺了點錢，他父親就叫他上學念書，到了學校不幾天，功課好極了，他父親很喜歡他。小桃天天早晨日出前就出去賣菜。有一天小桃早上去賣菜，有一個老婦人叫他去。她是他同學的媽。他的同學也來了。同學譏笑他，他不作聲走了。他走到半路遇見先生，先生說：『你不是小桃嗎？你怎麼賣菜呢？』他見先生問他，便把他家窮的情形，一五一十的說了。先生說：『你和我上學校去罷。』到了學校裏，同學都笑他，先生說：『有什麼可笑呢？』不久小桃就成了一個很有名的學生了。

貓 和 狗

秦亞妹，三年級。

從前我們在石鳳橋住着的的時候，一回也沒鬧過賊，過了幾天，我們就搬家了，搬到小甜水井胡同去了。先去的時候不鬧賊，我們在那裏住了一個多月，就鬧賊了，因為那個地方又清靜，又乾淨，我們就沒有搬家。我的父親跟朋友要來一個大洋狗，那狗是很好的，有一天，我們家裏來了一個賊，那個狗一叫，我們的聽差就把那個賊給抓住了，就給他送到警察署裡面去了。過了幾天，又來了一個賊，我們的狗就把他的腳後跟給咬了，後來那個賊永遠不敢來了。賊不來了，我家又有了耗子了，天天在我的屋頂上跑，後來我就跟沈節要了一隻貓，那個貓一天捉好幾個耗子，我的媽媽很歡喜牠。

櫻 桃

王時霖，三年級。

在樂亭縣，我們家的後院子裏，有幾棵櫻桃樹，有一棵杏樹，還有一棵胡桃樹。我們那櫻桃樹有五六尺高，長得很好，每年結的櫻桃很多，我很愛吃的，結的櫻桃有白的，也有紅的。

現在我們的櫻桃樹我早已不知道怎麼了，我想那樹一定長得很好，那葉子也很綠的，枝兒發得芽兒也很多。

現在我們的杏樹一定是要死的樣子，我小的時候，長了八個很大很大的杏，過了幾年，也不結杏了，葉子也長不了多少，就是那回結的大白杏好，胡桃樹一定很好。

北平的櫻桃也很好吃，現在已經有櫻桃了。這兒的櫻桃白的很少，我覺得白的比紅的好吃得多，這兒的櫻桃也很小。

雨 夜

徐蘭華，四年級。

一個黑沉沉的夜裡，風兒颯得滿天，我正在房裏看書，便想：樹葉這樣搖動，明天一定很涼快；忽然一陣大雨沙沙沙的下起來了！同時也有一陣風，吹進窗來，吹得我很冷。那時有十一點多鐘的光景，大風把雨吹進窗子來，把桌子和一切的東西都淋得濕透了，像講義，鉛筆，算術，自然，社會等的東西，都像從水中撈出來的一樣。我急忙爬上桌子，把窗子關上了，然後又把濕了的東西晾起來，才睡覺。

最可愛的人

孫華瑞，四年級。

我覺得世界上沒有可愛的人，除了我那去

世的小弟弟。

在三月百花開放的時候，我們大家很快樂的浮出笑容來。原來，母親生了一個白而胖的小弟弟！那亮晶晶的大眼睛，紅紅的小嘴，沒有一處不使人愛的。

日子很快，一年的光景過去了，小弟弟已會扶着東西走了兩步了！我天天放學回來便和他玩，那真是快活的時日呀！唉！不想在這美麗的春天裏，他因為受了傳染病死去了！

雖然他死了，他的美麗的面貌我還深深的記着呢！

可愛的一個院子

王興啓，四年級。

在我們小圖書館的後面，是一個小小的院子。院子裡有許多新奇的花草。花開的時候五光十色，真好看極了。

我正坐在滑梯上寫生，忽然有一陣輕而涼

的風，吹過了楊柳樹上，那樹便低着頭，鞠了兩個躬。還有幾朵白花，像下雪一般地從那樹上落了下來。

一陣一陣的香氣，不知是從什麼地方吹來的。向西邊望去，只看那丁香花不住的往外散發香氣。人們聞到這種香氣，立刻覺得心曠神怡，何況還有那琴聲和歌聲，送到我的耳邊呢！

屋簷上的電線，也有一兩個蜘蛛網。有許多毛蟲死在上面。

葡萄架的上面，生出許多小芽兒來，被太陽光的倒影，照在上面，顯得紅紅綠綠，更是光彩。

爬山虎也爬滿了山牆。牆的下面，有幾棵乾草。草的底下，有一羣黑漆漆的東西，我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羣小的螞蟻，正在搬毛毛蟲，往洞裏去，有一個蟲子，已經被她們搬到洞裏去了。牠們可以有一頓好的晚餐了。可愛的小麻雀，不住的在樹上唱歌。

這個小院子如同一個很美麗的花園一般。

一個鉛筆頭

徐小美，四年級。

有許多工人正忙着在一個店裏做鉛筆，後來做到我，把我做得非常美麗，擺在櫃子裏賣。後來來了一個人把我買去，我到了他家，他把我削得很尖，天天把我放在書包裡，帶我上學，同學見了我，都很贊美，都向我的主人要，他也不肯給他們，他越用越短，到後來用得祇剩一寸多長，他也不愛我了，又買了一隻新的，便把我丟在房角裡，叫老媽子掃地，倒在大街上，叫那些又髒又野的小孩揀去了，也不把我削尖了，也不帶我去上學，老把我在地上磨，磨的我非常疼。後來他也不愛我了，把我扔在垃圾堆裏，和那裡的破東西混在一起。我想起了從前是多麼幸福，現在多麼痛苦！我想到這裏，恨不得哭了出來。

幼年的朋友

嚴啓榜，五年級。

是在我四歲的時候，家住在杭州。我們的同院有兩個兒子，一個五歲，一個也是四歲。這兩個孩子同我好極了。此外還有我們老媽子的兒子，和四五個鄰家的孩子，差不多都是四五歲的。我同這些人終日玩，不理別的事。一天我母親給我買了一把假手槍和一把假刀，我歡喜極了，跑到別的孩子家，叫他們看，並且叫他們也求自己的母親給他們買。他們答應了攬掇母親買。第二天，大家在草地上玩，這個拿槍，那個拿刀。我說我們捉強盜玩罷，大家都說好。我說：『三個人做强盜，六個人捉』當時分好了，拿了幾根破木頭，當做好東西。一切辦好了，就開始玩了。一個人假裝睡覺，三個賊進來偷東西。那人睡醒不見了東西，便報官，官便叫人去捉。人人都拿出槍

刀，去追賊。這樣玩玩得很有味，直到吃晚飯才散。現在我在北京了，不知幾時才能看見這些舊友呢。

柳樹下

張十洲，五年級。

在一株柳樹下面坐着兩個人，一個是老婦人，一個是七八歲的孩子。那面有一個老頭子趕着一隻牛在那裏耕田。這老婦就是小孩子的母親，那老頭子就是小孩子的父親。這小孩有一個哥哥在城裏作買賣。這老婦戴着一付眼鏡，手裏拿着一件快要做好的衣服在那裡縫，這小孩在她的旁邊坐着看他父親耕田。一會兒他父親耕了半邊地，累了，走了過來，老婦人這時也縫完了。他們走到一間小屋裏拿出了一把米來撒在院中，就有幾十隻鷄來爭着吃。老婦人就回到原處去坐着，對老頭子說：『咱們吃的米不多了，再吃兩天就沒有了。』老頭子

說：『唉，大兒子還不拿錢來，要給他寫信我也不會，請別人寫，別人不管，真沒法子。』話剛說完，他看見一個人走過來了。老頭子走上前去一看，原來就是他的大兒子，這回可把老頭子樂得說不出話來了。

蠶

徐 榴，五年級。

現在這樣溫和的天氣，有一種動物出來了。牠是什麼呢？請猜一猜吧。牠的用處很大，牠吐出來的東西，能作綢緞。其實這個小動物一想就可以想出來了，牠就是我們每天不斷的替牠採摘桑葉的蠶。現在正是牠生長的時候。養蠶是很難養的，從那很小像小螞蟻樣的養到很大，那不知要費多少事呢。我却愛養蠶，因牠一天變一個樣子。我的弟弟養蠶比我愚蠢得多了，有時連飯吃不了一碗就去看，妹妹去摸一摸或我去看一看，弟弟就要叫道：

『了不得了，你們把蠶都給捏死了。』妹妹撅着嘴說：『捏死了？胡說！我那天把你那蠶都給捏死，看你哭什麼。』於是弟弟大怒，跳得三丈高去打妹妹。

蠶最初是一個個小螞蟻大的動物，爬來爬去怪肉麻的。最小的妹妹看見小蠶就到母親面前去說：『呵呀，媽媽，你看哥哥把小螞蟻捉來了。』大妹要顯聰明就說：『傻子，不是螞蟻是毛毛虫。』『你才傻！』『你好！』這又是一場吵架。

我愛蠶不爲別的，我是喜歡看牠吐絲，那小白嘴一動一動的吐。

蠶所食的桑葉自己不會來的，那就非去摘不可，爬樹不會爬的人只好在下面央求人家。我雖然會爬，可是也跌過跤，有時摘不着就和人鬥嘴。軟小肉麻的蠶呵，我這樣全是爲你呀！

春雨中

汪玉秀，六年級

一絲絲的春雨下起來了，牠潤濕了地面，使花草們得到了充分的水分，好使牠們生長出美的，綠的，嫩的芽。

沒有好心緒的他，正在一步一挨地向那不知道的地方走，走，走，沒有一定的去處，走到那裏去呢？

『回家去吧！聽她們的哭聲，叫餓聲嗎？不，還是別回去吧。不回去又到那兒去呢？我會答應她們的，出去一定會給她們找點兒東西回去。但吃的又從那兒來呢？向人借去嗎？昨天同阿三已經借過了，他也和我一樣難，那能够借給我呢。別的地方更不用說了。那怎麼辦呢？向人家去要嗎？向過路人去要嗎？我從不會向人家要過，手背向下向人要錢，這是多麼難爲情啊！去偷嗎？但被人捉住怎麼辦啊！被

人家囚起來怎麼辦呵！我要被囚起來她們又怎樣過活呵？啊，可怕，別去做那種沒良心的事吧，還是向人家要吧。』他這樣決定之後，就去注意街上每個行人，看看有闊一點的人過來了，但他却猶疑了：『要呢，還是不要呢？但不要又沒得吃，要吧，硬着頭皮向人家要吧。伸出手來吧，要吧，不要誰給你呢！』他雖然這樣想，但總是有點難為情，好像這事並不是他應該做的。他只是失了知覺似的怔怔地站在路上。

忽然他看見妻哭喪着臉從那邊走來了，哭着向他說道：『你爲什麼在這裏？吃的有沒有？我的肚子餓極了，我冒着雨找你來了，你贈我的衣服都濕了，我真不知我怎麼這樣倒霉……忽然很大的警哨聲將他嚇得清醒過來，一看什麼也沒有，他只搖頭嘆息着。那只是他覺得實在太對不住他的妻子的幻想。

『現在怎麼辦呢？手裏一個錢也沒有，怎麼回家去呵，怎麼對她們說呢？』他這樣地想着，模模糊糊地似乎他已經回到家了。他剛一

進門，她們都哭着向他走來了，他的孩子們向他張着手哭着要東西吃，但他那裏有呢？只得厚着臉皮向她們說：『我實在沒有地方去找東西給你們吃了，實在太……』他的妻沒等他說完就搶着說道：『好！我們也不用你去找吃的了，只要你自己能顧自己就成了，我自己也會去找東西給他們吃的！』說着就拉着他的孩子們走了。他是怎樣的悲傷呵，他忙向前撲去，但什麼也沒有，他却倒在地上了。

一絲絲的春雨還是在下；沒有停，打透了他的薄衣服。雨越來越大了。『啊，這雨下得真好，多麼爽快呵。』有人在讚賞了，雨呢，什麼也沒有聽見，只是盡着自己的責任，下，下，下。

老農的嘆息

黃瑞賢，六年級。

『唉！這年頭兒什麼也不值錢，地簡直是

沒人要，如果你弄一車細糧食，還賣不到六七十塊錢呢。唉！這年頭兒指着種地過活的人，簡直是沒站腳的地兒了。』這是一個年老的農夫，大約有五十多歲，口中銜着一根煙袋，慢慢地向着和他一樣老的他的妻子說。

『唉！可不是嗎！像咱們這樣的，又沒個兒子，就吃一天說一天吧。要想起來，哼，就得把人愁死了。』老太婆說。她的頭髮已經白了五分之三了，這大半是因為她沒有兒子愁的罷。這時她在那裏蒸窩窩頭，正拿生窩窩頭往籠屉裏放。

『看看，咱們還穿着大棉襖呢，眼看着熱起來了，應該穿夾的了，可是又拿什麼去換布呢？那舊夾襖，簡直是補都沒法兒補了。』老農說。

『那也沒法子。到那時候再說吧。』

『你倒不發愁呢！』

『你說，我發愁，樣樣都發愁，愁死了誰給我打幡兒呵？』

『喪氣，喪氣！好好兒的說起這話來啦。』

『不是你叫我發愁嗎？』

『唉！得了，愁也沒用，反正這年頭兒是壞到底兒了。』

他們嘆息了半天，那年頭兒，還是沒有改，他們仍是只管種地。

秋姐的死

吳汝蘇，六年級。

我立在她的墳前，深深地悲哀了，眼淚一滴一滴地滴在她的墳土上。

一盞孤燈，禁不住晚風吹，被吹得直盪動着。在閃耀不定的黃光下，隱約的看見她的素影，可是她的紅潤的面龐，已經失去了。我的淚如泉似的湧出，一點一點的滴在桌面上。這時我如沉在無邊無際的海中。啊！誰能把我救上岸來呢？

每逢太陽西下時，誰都可以看見一個活潑美麗的小姑娘唱着婉轉的歌，在河邊的柳樹

下踱來踱去。我從她的對面跑去嚷道：『秋姐。』她就停住了婉轉的歌聲，向我招手，我向她跑去，我們兩個人就坐在柳樹下談着快活的往事，有時還唱着快樂的歌。

最近幾年來，她因為受了祖母死的刺激已失去她的原來的神情，美麗的春色和悅耳的鶯聲已引不起她去欣賞。她紅白的面龐老是無笑容，伶俐的眼睛裡常含着悲戚的淚。

她在七歲的時候就失去了父母，那時她還小。並不知道難過，可是她的祖母的死，竟使她悲哀地死去了。

啊，秋姐，你是已死去一年了，你的靈魂是不是跟着你的祖父母，父母過着快活的日子呢？

秋姐呀，你真狠心，你竟拋下了我，讓我獨自流着淚來想你！啊！我現在真如沉在無邊無際的海中的一片孤葉，又有誰來把我扶救上岸呢！

父 親

汪燕梅 七年級

在昨天下午四點二十分的時候，父親坐車到天津去了。雖然明知道他此去只是短短的二十多天的別離，但在從未和父親離別過的我，已覺得十分的難過和孤獨了。夜半醒來，身上的被全在腳下；自己起來蓋好；細聽隔壁，也聽不見那往日聽慣的均勻的鼾聲。我想：父親在天津，也許正想着他的女兒哩。亂想了一會兒，便又翻身睡去；模糊中，彷彿父親坐在我身旁，伴着我，我便安然入夢了。……

在別家的女孩兒們，大都依戀着她們的母親。父親？他們那裏懂得溫存呵？！他們就知道忙着他們的事；這些兒女們的瑣事，只有慈愛溫柔的母親才辦得好。但是我們自幼受着父親的慈愛。我剛養下來，因為母親的身體不好，沒有奶，所以就僱奶媽；可是不

跟奶媽睡，因為父親說奶媽不乾淨，並且晚上好睡，怕不能好好的照顧我；所以我便跟父親睡。我們一切都是父親管；母親因為有胃病，自己還要人管，更沒功夫管到我們的身上，所以我到這麼大，一切還都是父親經心。我真從未見過父親這樣慈愛的人了，他對人永遠是那麼和顏悅色的。假如他偶爾要生氣了，那一定是忍無可忍；要不然，他是不會發恨的。我自幼一直到現在，一切的瑣事都是父親管；做衣服，買東西都是告訴父親；有什麼事也對父親說。父親頂會體貼我，父親是具有嚴父慈母兩種優點的人。我愛父親，父親也愛我，我不知道怎樣說，才能把偉大的父親的好處表現出萬分之一來。假如我將來有創作的力量，我一定要寫一部『父親』，可是這能辦得到嗎？我很懷疑。一定辦不到嗎？却也不敢斷定。姑且把這當做我的夢想罷。

肺 病

吳德基，七年級。

毛毛被老鼠在床下咬東西的聲音弄醒了，撥開帳子，床前小桌上的煤油燈只剩下豆似的一點微光，窗外黑魆魆的，天上只有着幾顆疏星閃閃的發着光；毛毛害怕了。他放下了帳子，閉了眼，想再睡着；但他翻來覆去總是不能入睡，又想起了媽媽瘦弱蒼白的臉。媽媽昨天早晨坐了火車到上海去了。前天村裡的白先生來看過母親，他只給母親診了診脈便走到外面的屋子裏和父親說：『不行了，這已是肺病三期了，我想只有趕快到上海去請西醫治吧！』

父親這一日只是發着愁。在外面東借錢西借錢籌備車費。父親決意送母親去。兩個人的車費自然很難籌，但是父親不去，母親一個人怎麼辦呢！臨走時父親扶着母親，母親伸出瘦弱的手摸着毛毛的頭，嘴唇顫動着，眼淚充滿

了眼眶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毛毛想到這裏，眼淚流了出來，他伏在枕上嗚咽着，漸漸的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起來，毛毛一邊穿着鞋，他看見母親的床前空着，每日熟習的母親的咳嗽的聲音聽不見了。他開了窗，一陣陣的微風夾着些稻的香氣吹了進來，使人精神感到清爽。忽然他看見從遠遠的堤邊跑來一個人，毛毛的心不由的跳了起來；他再細細的一看，認識是村南的趙大。他是跑來叫毛毛去接他的母親，他的心這才放下。

母親的臉色更加可怕了。父親的眉頭永遠是緊緊的皺着。從父親的語氣裏聽到西醫都沒有辦法了。

夢

張適芝，八年級。

母親與珍，她們都去接姑母去了，弟妹們睡着了，這世界是何等的淒涼呵！雨沙沙的下個不停，一陣陣的寒氣送入室內，人們在這時只感到煩惱與寂寞。我等候她們，想得到一點關於蓮的消息，但是她們還不回來。唉！鐘遲鈍的走着，幾時才到九點呢？這長久的時間我將怎麼的消磨呢？看書吧！我拿着書本看着，但是我的心只想着蓮，看了半天，什麼都沒有看進去，倒感到眼皮疲乏了。

『呵！你看，在那一羣堆雪人中的一個穿格布衣的不是蓮嗎？』珍和我說。我於是歡呼道：『蓮！蓮！』她轉過臉來，呵！她比從前更加美麗了，但是她那豐滿的臉龐與那活潑的神氣都消失了，她看見我，向我微笑的叫：『芝！走向我來！』呵！蓮！你怎這樣了呢？』

我開始問她。『你說我瘦了嗎？芝！』她雖然含笑的說，但是從她的面容可以見到她內心的悲哀。『唉！違！你……』我拉着她的手。

拍！我驚醒了，睜眼看時，我的朋友蓮，美麗的雪和雪人……………一切一切都消失了，剛才的一切原來是夢呵！

雨沙沙的還不停的下着，母親與珍妮，還沒有回來。

房 客

文和新 八年級

因為房子多，前院總是租給別人。一次，房子剛好空了兩天，便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，來看了看，後來便搬來了。

當她搬來了後，我雖然知道，但一點都沒有顧問，因此在好幾天裏，她們家裏有誰，她是怎樣的一個女人，我還是不知道。

一天回家早一點，經過前院，看見一個穿

黑衣服的女人的背影，她領着一個小孩，站在那里看了香，我想一定就是那女人了，便匆忙的走進二門，不再看她。那時我的心裏很亂，回到屋裏後，她的背影便在腦裏消失了。

晚上，站在院中，不知不覺也是在丁香樹前，於是那女人的姿態又重新回到我的腦裏。恰巧張媽走過來，我便問她關於這新房客的事，從她的嘴裡只知道，那是一個死了丈夫的女人，現在和自己的女兒，同一個女僕住着。聽了這幾句話後，想起她們寂寞的家庭裏，天天過那單調的生活，我真替她十分的感到悲哀了。我想，在這冷靜的夜裏，她也許正照顧她的孩子睡覺吧，我心裏立刻起了一層黯淡的幻象。

第二天下午經過前院時，還沒有來得及看一看，便聽見一個小孩的嗓音，叫了一聲姐姐，我向前看，昨天的那個小女孩，正扶着樹天真的對我連聲的叫；我走近她，撫摸她的頭，這孩子的坦白純潔的心，猛然深深的震動着我的心，我幾乎在她面前落下淚來，不覺的替她祝福了。

這樣，她每次看見我，總是姐姐姐姐的叫着，在她小小的靈魂裏，我想她一定不會對我有什麼惡意的，所以常很安心的抱她一會，或是和她玩一會，她沒有在我面前哭過，她很乖的玩，我是無論怎樣的，在她叫時，也不願不答應了。

當第一次，在前院，看見她的母親的面孔時，那寂靜的微笑，使我感到不寧，那孩子在她母親的懷抱裏，輕柔的用手擺着，叫「姐姐來！」我很羞愧，惶恐，不知道怎樣回答她；那做母親的，欣快的笑了，學着她說，慈愛的在她黃嫩的雙頰上吻了吻，我安心的走進裏面了，很替她歡喜，在不幸中她已有所安慰了。

時間過的很快，他們已經住了一年了，仍舊是陰沉的默默的過着，沒有一點生氣。

在夏天到時，那母親在院子裏，種了些茉莉花，和些夜來香。那個孩子有時自己蹲在花叢中，獨自弄着花玩。眼睛周圍是青色，樣子變得更安靜了。她一看見我，便不願意叫我走，她常拉着我叫我玩，我爲這孩子的孤獨，

感到難受，總不忍離開她走了。

後來不知是什麼病，中傷了這弱小的孩子，以至於她就這樣完結了她的一生了。在她的小小棺材抬出去時，她的母親幾乎失去了知覺。

在還不到半月後，這母親悲傷的搬走了，屋子空洞着，顯得非常的淒涼。我站在那母親所種的盛開的茉莉花前，種種的事情都回憶起來。孩子是死去了，願那孤獨的母親，忘記了這一切苦痛的事，再找尋快樂吧！我替她這樣的祝福了。

